

Tiberius Rata 博士，旧约神学，

第 1 节，介绍和方法论

© 2024 Tiberius Rata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 Tiberius Rata 博士，讲授《旧约神学》。这是第一节课，介绍和方法论。

大家好。我叫 Tiberius Rata。我在格雷斯学院和神学院教授《旧约》，今天，我们将讨论《旧约神学》。首先，我们将讨论这门学科的介绍和方法论。

我们不做纯粹的旧约神学，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是旧约先知；我们是基督教教师，所以我们不能把旧约当成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复活一样来教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做圣经神学，但这是旧约神学。以下是一些先前学术界给出的定义。

你可能会说，圣经中包含的神学是显而易见的。沃斯说，释经神学的分支研究的是上帝在圣经中自我启示的过程。所以现在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术语。

换句话说，旧约神学必须是释经神学。换句话说，它需要从文本中产生。我们不能强行解经，将我们的信仰强加于文本，而应该从文本中得出我们的信仰。

并且讲的是神的自我启示，这不是人为的，我们相信这是神无误的话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它不仅适用于信仰和实践，也适用于我们所关注的一切。埃伯林将圣经神学定义为符合圣经的神学。显然，这很简单。

但事情远不止于此。事实上，圣经神学的概念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才诞生的。圣经神学这个术语最早是在17世纪由约翰·菲利普·加布勒（Johann Philipp Gabler）使用的，他被认为是圣经神学之父。

所以，这实际上是这本书的标题。他的作品标题是《关于圣经神学和教义神学的正确区别及其界限的正确划分》。因此，加布勒研究了神学研究的方式，并说，我认为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因此，他清楚地区分了圣经神学和教义神学，有时我们称之为系统神学。因此，加布勒所做的，再次帮助了圣经神学家，因为他赋予了圣经神学纯粹的历史特征。因此，当我们看旧约并看到上帝如何启示自己时，我们必须逐步地看待它。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然后看看上帝如何在历史中启示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系统神学家可能会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只是泛泛地谈论上帝，然后从《创世纪》中摘取一节经文，从《玛拉基书》中摘取一节经文，从《诗篇》中摘取一节经文。但他说，让我们看看上帝如何在历史中启示自己。根据加布勒的说法，这确实是圣经神学的根源。

他写道，圣经神学必须关注圣经的个别文献，将它们置于历史背景中，并观察它们的表达形式。因此，这也是我们解释神学的出发点。首先，你从解释开始；你看圣经和文本，然后看历史背景，然后看它们是如何表达的，然后你把它写下来作为神学。

加布勒本人认为“圣经神学”这个词不足以代表真正的圣经神学，对他来说，真正的圣经神学意味着，我引用他的话说，对个别文献的解释和对各种表达方式的比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圣经神学介于解释和系统神学之间。所以系统神学没有错，他会说。

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先了解圣经神学。你要看看上帝如何在历史中启示自己，看看这种启示的进展。同样，历史元素正是 Gabler 所提出的。

我认为这是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例如，当我们把上帝视为创造者时，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然后我们继续看上帝是如何启示自己的。现在，如果你不同意这些书的年代，你可能会说，好吧，我们必须先从《约伯记》开始。

没关系。先从约伯开始。约伯是否曾将上帝称为创造者？是的，他曾这样说过。

因此，上帝作为创造者是圣经神学和旧约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上帝一开始就把自己描述为创造者上帝。其他学者也延续了圣经神学的这一观点，比如 19 世纪的神学家，如赫尔曼·舒尔茨、格哈德·多斯·沃斯和 EJ·杨。他们认为圣经神学和引文是圣经解释的一个分支，它根据上帝的启示活动、上帝向人们讲述的属灵体验以及书面文字的特点来处理上帝对人类的启示。

再次强调，这里有几个要素。这些神学家都没有否认这是上帝的话语。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启示自己。

他本可以选择以其他方式，比如通过天使来显现自己。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通过他的言语和历史行为来显现自己。

再说一次，加布勒会说系统神学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一席之地，但我们需要了解两者的区别。所以，首先，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在处理圣经材料方面有相似之处。它们处理的是圣经文本。

所以，只要我们从那里开始，我们就很好。现在，系统神学全面地呈现了圣经真理，例如，关于人的教义、上帝的教义、罪恶等等。圣经神学揭示了在族长摩西和基督时代，上帝对人类启示的成熟阶段。

所以，存在这种进步，而系统神学又不这样做。圣经神学家和系统神学家都进行释经。他们进行圣经释经，但他们安排材料的方式不同。

圣经神学家的安排更具有历史性和进步性。对圣经感兴趣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中一位最著名的学者是 GE Wright，他说上帝不仅是圣约之神，也是历史之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反对德国学派，因为德国学派因为奇迹而拒绝接受一些圣经内容。有些神学家说，你不必相信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确实发生了，你才会

相信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救赎主。而 GE 赖特会说，不，上帝在历史行为中显现了自己。

你不能把神学与事件的历史性分开。这就是为什么他继续说上帝不仅是契约之神，他也是历史之主。冯·拉德，尽管他说了一些可能不符合我们神学的话，但他确实相信旧约是一本历史书。

以色列的信仰是建立在历史神学基础之上的。现在，他错在哪里，他说他并不关心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以色列人相信发生了什么。好吧，问题在于，有时以色列人并不真正相信发生了什么，或者至少他们没有按照这种信念行事。

还有一些学者也遵循这种圣经神学思想。特里·安关注的是圣经的文学，而不是圣经的历史。所以，这些人反驳了菲利普·戈布勒等人的观点。

他们说重要的不是历史的真实性而是文学性。这就是为什么，例如，现在你可以在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哈佛大学上圣经课，但他们不相信他们所写的任何东西，也不相信他们所说的圣经事件的历史性。他们只是说这是一本美丽的文学书。

显然，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点。凯瑟说，历史不仅是启示的媒介；它也是认识上帝的基础。再说一次，上帝在历史中启示了自己。

韦斯特曼和克莱门斯认为，《圣经》是一部具有历史和思想维度的文学作品。同样，他们并不总是拒绝事件的历史性，但他们承认神学的历史元素或历史维度。现在，还有其他旧约神学模型。

例如，一些当前的模型是类型学模型、冯·拉德和艾希罗德。我们稍后在讨论圣约时会讨论艾希罗德。许多人通过救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圣经神学，救赎历史的概念。

这实际上非常接近圣经神学，因为救赎历史追溯了上帝在历史中如何拯救他的子民。这是旧约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弗雷发展了这种叙事方法。

再次强调，作为福音派信徒，我们不接受这种模式，尽管我们可以从弗雷那里学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元素。林德伯格发展了一种文化语言学方法。他实际上被认为是后自由神学之父，也被称为叙事神学。

他认为，教会应该关注基督教信仰的叙述性呈现，关注基督教故事的始末。因此，他说，如果你看一个故事，你也会了解文化以及文化的不同背景、语法和习俗。他再次说，这就是研究旧约的方式。

戈特瓦尔德发展了社会学视角，他实际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将以色列早期的历史描述为迦南社会的农民起义，而不是传统的征服。所以，这些学者实际上在做的是，他们正在观察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以此来解读过去，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神学研究方式。当然，还有犹太圣经神学。

有一些伟大的旧约学者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样，区别在于基督教学者期待弥赛亚的承诺在基督身上实现，而犹太学者则不然。我曾经有一位教授和一位犹太拉比一起上罗马书课。

他说这是他上过的最好的罗马书课程之一，因为那个人能够把罗马书与旧约联系起来，到课程结束时，拉比说，好吧，那是保罗。我不相信。所以，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信仰问题，以及我们对圣经的信仰。

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语吗？我们相信是的。圣经神学：尽管他们没有这样称呼，但教父们实践圣经神学，他们研究信仰的历史因素。或者阿里乌斯、奥利金、奥古斯丁、第三世纪的阿奎那、伟大的改革者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都这样做过。

如果你看过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你会发现他并没有想出这些东西。他只是一位伟大的数据系统化者。他把现有的数据系统化，融入到他的作品中。

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圣经神学。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旧约圣经有中心吗？旧约圣经有中心吗？整个旧约圣经有中心吗？我们可以谈论中心吗？其中一位

认为有中心的学者是沃尔特·艾希罗德。当然，他不能在我们今天的福音派学校里教书，因为他实际上说旧约圣经包含的实际教义很少。

他非常批评系统神学家，因为他们会采用教义神学或教条神学的提纲。你知道，你谈论上帝，现在我们谈论人类，现在我们谈论罪恶。他会说，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们必须研究文本，然后从文本中得出他所谈论的内容。所以，他会说这是关于上帝和人、上帝和世界、上帝和人类的。所以，我很欣赏艾希罗德，因为他把上帝放在中心位置，尽管他没有完全理解神学。

艾希罗德的另一个正确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非常强调契约的概念。他实际上认为契约是旧约神学的核心。上帝与挪亚立约，与摩西立约，他先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与摩西立约，然后与大卫立约，最后有了新约。

因此，从始至终，契约都是这个主题，很难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当你读到新约时，当耶稣谈到他与我们的关系，即主的晚餐时，他制定了新约。我们，作为今天的信徒，处于新约之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很难不同意艾希罗德的观点。

他描述了圣约的核心地位，并谈到了西奈山的摩西之约，该约将旧约的所有其他主题结合在一起。旧约中的圣约实际上与新约中的上帝之国是一回事。我再次肯定有些人会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认为他的教导对于旧约研究，尤其是圣约研究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弗里森（Theodorus C. Vriezen）是另一位圣经神学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的主要思想是上帝与人类的交流。如果说艾希罗德关注的是契约，那么弗里森则关注的是上帝与人类的交流。同样，很难不同意他的观点。

上帝与亚当和夏娃在花园的凉风中相聚。所以，从一开始，上帝就想与人建立关系。但他说，神学是信仰和启示的问题，与上帝的现实和基督教会的信仰有关。

因此，旧约神学与以色列宗教史一样，是一门独立的学术分支。他确实同意圣经神学的这一观点，即你不能只研究纯粹的旧约神学，还必须研究新约以加深理解。他说，与新约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或缺的。

我之前提到过，GE 赖特强调圣经的整体统一性，因为他强调历史。历史是上帝的启示。历史是上帝活动的舞台。

他同意艾希罗德的观点，认为契约的观念是核心和形成性的。他回过头来说，历史不能脱离考古学和注释。为什么？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所有这些事件发生时人们的历史和文化的窗口。

但是，当然，你不能把它和注释分开。注释实际上应该是第一步。我们之前提到过 Gerhard von Rad，他有些地方是对的，有些地方是错的。

他采用了一种综合方法，声称旧约神学是多年来宣扬的一系列信仰告白。他对先知信息的处理非常非常好，因为他非常重视先知。他喜欢这种救赎历史方法，再次强调救赎的历史。

旧约神学的目的不是对信仰世界进行系统组织。因此，冯·拉德和系统神学家会在这方面发生争执。其目的在于复述一个故事。

主题是以色列自己直接阐述的关于耶和華的内容。我认为这就是他错的地方。他基本上说这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这不是上帝所做的，而是以色列人相信上帝所做的。再说一次，以色列人很多时候不明白上帝在做什么，或者不相信上帝在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神学建立在某人的信仰或经历上，因为这可能是主观的。

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的客观话语，如果上帝说某事发生了，那它就发生了。以色列人相信它发生过什么并不重要。冯·拉德与艾希罗德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旧约中没有神学中心。

是的，契约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它不是中心。另一位旧约学者沃尔特·齐默利 (Walter Zimmerli) 认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我同意他的观点，即旧约神学的

中心是上帝本身。我认为，即使在今天，许多旧约学者也会说，是的，这是正确的。

尽管以色列的信仰和历史经历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错误假设：对于以色列来说，历史本身就是耶和华的启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反对冯·拉德。历史并没有在事件的进程中宣告耶和華。

灾难性事件促使人们聆听耶和華的话语。同样，他有些话是对的，有些话是错的。克劳斯·韦斯特曼说，旧约神学的结构必须基于事件而不是概念。

旧约讲述了一个故事，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强调祝福。他并不是唯一一个。

有些人说旧约神学的关键和中心是祝福。上帝从一开始就祝福他的子民。你可以从创世记 1:28 开始，然后转到诺亚和亚伯拉罕。

你可以在圣经中追溯祝福的概念。同样，我们不能否认祝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说它是中心可能是有争议的。

与救赎不同，祝福是一种持续不断并可能适用于全世界的事情。因此，他基本上谈论的是后来改革者称之为普遍恩典的东西。引用，它是上帝安静、持续流动和不引人注意的工作，无法用瞬间或日期来捕捉。

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分解第一、二、三点的人来说，有时看看韦斯特曼的作品是件好事，因为它允许一点神秘感，允许一点时间来说明，有时我们真的不知道。我认为有时在旧约神学和任何神学中，我们需要一点谦卑，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想法，有时我们无法捕捉上帝在某个时刻和日期所做的事情。我认为这非常非常好。

我上学的时候，布雷瓦德·柴尔兹是第一批大人物之一。他写了两卷书，并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发展了这种正典分析。问题是，他也接受了对旧约的批判性结论，并拒绝了旧约或使徒行传的许多历史性。

但他的作品非常出色，因为他理解并肯定圣经神学和教会神学不是在真空中发展起来的，不是在象牙塔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与教会的发展一起发展起来的。这就是正典方法。他将正典定义为教会所接受、收集和解释的材料。

因此，请注意，对于某些人来说，正典只是已收到并收集的文本。但他添加了教会的解释材料。因此，他再次引入了教会，他认为，没有教会的解释，就不可能有神学。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生会回溯到教父们，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事情发生之后，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以及早期教会的发展之后，他们是如何解释圣经的？所以，我认为他的想法非常好。它建立了传统继续发挥作用的物质神学背景。

正典的概念中，我们得到了正典的概念，即接受传统作为权威，以及收集到文学和文本稳定的过程。例如，为什么一些伪经没有被收录到圣经中？嗯，他们没有被收录，因为有些人会说，嗯，它没有被收录是因为教会不接受它。所以，你可以拥有所有这些来自一世纪或二世纪或其他世纪的著作，但它们不在圣经中。

为什么？因为教会说它们不是正典。所以他说你不能把教会与神学过程分开。他接着说，最古老的教会的证词声称与最早的使徒传统具有历史连续性，并代表了普世教会最具包容性的地理证词，这些证词被用作确定一本书权威性的主要标准。

再说，这不可能脱离教会而完成。这必须在教会和教会传统内完成。旧约是与新约联系在一起理解的，但离开旧约就无法理解新约，所有旧约学者都会对此表示赞同，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学生强调这一点。

圣经神学的主要任务是反思整本基督教圣经，其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教会承认这两种声音都见证了耶稣基督。如果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会说这不是两种不同的声音。这是同一种声音，如果他选择关注差异，那也没关系。

有些人喜欢关注遗嘱之间的不连续性。我们中的一些人喜欢关注连续性。我相信其中存在着一个折衷方案。

那么，圣经神学家的任务是什么呢？旧约见证了尚未降临的基督，而新约见证了在时间圆满时出现的基督。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相信旧约是关于他的，那么我们需要回顾旧约，看看他在哪里。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路加告诉我们，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遇到了两个门徒，他们对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有些困惑，耶稣有点责备他们。耶稣说，你们都是愚昧的人，心思迟钝，不相信先知所说的一切。基督不是必须忍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吗？从马太开始吗？不。

从马可开始？不。从摩西和所有先知开始，他向他们解释了所有经文中与他有关的事情。后来当他出现在门徒面前时，他说这些就是我还和你们在一起时对你们说的话。

摩西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中关于我的一切都必须应验。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却不认识耶稣，我们就错过了重点。耶稣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圣经神学和教义神学本身都不是目的，相反，它们仍然是有用的工具，使人们能够从新的角度接触到神圣经文中上帝鲜活的声音。经典批评再次来自布雷瓦德·查尔兹。这只是他作品的总结。

上帝干预了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宗教著作忠实地见证了上帝的作为。宗教著作在信仰团体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认可，被视为规范。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接受的著作被修订、编辑和塑造，以便将上帝行为的记录传达给后代。这些著作经过充分塑造，因此被信仰团体宣布为正典。也就是说，它们能够向所有未来的信徒表达上帝历史行为的事实和意义。

旧约神学的介绍和方法论到此结束。

这是 Tiberius Ratta 博士和他的旧约神学教学。这是第一节，介绍和方法论。